

斯 庸 译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三 年 · 北 京

(京)新登字01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屋奇婚/(俄)拉热奇尼科夫(ЛажечниковИ.И.)
著;斯庸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3
ISBN 7-5016-0135-6

I.冰…

II.①拉…②斯…

III.长篇小说-俄国-近代

IV.I512.44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13印张 2插页 287千字

199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340

定价 6.30 元

目次

第一部

第一章	检阅.....	1
第二章	吉卜赛女子.....	17
第三章	冰雕像.....	31
第四章	天命.....	41
第五章	匿名信.....	51
第六章	牵线搭桥.....	65
第七章	假面客.....	74
第八章	圈套.....	91
第九章	遗尸涅瓦河.....	99

第二部

第一章	伺察.....	104
第二章	审讯.....	112
第三章	女郎中.....	122
第四章	老妪话旧.....	130
第五章	鱼美人.....	135
第六章	前后门廊.....	142
第七章	冤家路窄.....	160

第八章	深宫内苑	177
第九章	心烦意乱	190
第十章	传书女使	201

第三部

第一章	冰屋	209
第二章	披巾	227
第三章	吉卜赛女子的身世	237
第四章	被冲散的会谈	244
第五章	公爵府的猴子	253
第六章	犬马	262
第七章	羊仔满月宴	271
第八章	情书往来	284
第九章	夜间守卫人	288
第十章	如此男子汉	295

第四部

第一章	忠贞的爱情	303
第二章	打击	311
第三章	两团烈火之间	317
第四章	见风转舵	323
第五章	小丑的婚礼	330
第六章	失宠	342
第七章	黑猫	348
第八章	建议	355
第九章	深夜幽会	364
第十章	葬礼	374

第十一章	软禁	378
第十二章	结局	384
第十三章	尾声	388
译后记		398

第一部

第一章

检阅

服装、面貌、种族、方言和身世，
光怪陆离地混杂在一起！①

普希金

年轻的歌手垂下了他沉思中的头。
眼前掠过春天的季节，带着爱和忧，
一双美女的眼睛显得有些呆滞，
这时歌声、筵席，以及火热的良夜
全部活跃起来了；于是他的心
又飞向远方……②

普希金

我的上帝！内阁大臣兼宫廷首席狩猎官沃伦斯基③ 府上

-
- ① 引自普希金的长诗《强盗兄弟》，郑铮译，见《普希金选集》第3卷第2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 ② 引自普希金的抒情诗《安德列·谢尼耶》，乌兰汗译，见《普希金抒情诗选》下卷第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 ③ 沃伦斯基，阿尔杰米·彼得罗维奇（1689—1740），俄国著名国务活动家，外交官。安娜女皇统治时期任首席狩猎官，内阁大臣。内阁是女皇设立的最高国家管理机构，由女皇直接领导，实际领导权为女皇的宠臣比隆所把持。沃伦斯基反对比隆的倒行逆施，终以图谋不轨获罪，惨死屠刀下。

为什么这般喧哗，为什么这般热闹？若是在名垂青史的彼得大帝治下，本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那时候，寻欢作乐不算希罕事儿。皇上只是对缺点错误大发雷霆，而且也不把它们长久放在心上。那时候，朝野上下尽可无所顾忌地嬉戏玩乐。然而如今，即使是在圣诞节期的第四天（请注意，这里说的是一七三九年），整个彼得堡都像修道室里一样寂静，于隐居中喃喃地念着祈祷文。相形之下，又怎能不问一声为什么只有沃伦斯基家里这般出奇的热闹？

宣告祈祷仪式结束的钟声刚刚响过，信徒们便单个儿，更多的是三三两两地低头不语地走回家去。他们不敢在街上交谈，否则被密探钉上梢，把窃听到的谈话，或添油加醋，或掐头去尾，随心所欲地密报上去，谈话双方随时可能被送进警务厅，然后转送到更远的地方，去逮紫貂或者当刀斧手的靶子。^①所以我们说，人们离开教堂回家，一路上竟是那么阴郁、沉闷，如同殡葬亡人归来一样，而在彼得堡只有一处地方，人们在纵情取乐，人声鼎沸，震耳欲聋。庭院里，华服盛装的人群喧嚣着，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在这里，什么样的服装、什么样的方言没有呢？不用说，所有居住在俄罗斯境内的民族都按规定各派了两名代表到这里来。听！这是白俄罗斯人在卖力地吹奏风笛，这是犹太人用弓子在蝴蝶琴上拉着激越的曲子，这是哥萨克在弹拨科勃扎^②。瞧，尽管冷得要命，手脚冻得发僵，人们仍旧载歌载舞，毫不在乎。一头拴在圆柱上的可怕的大熊，一边恼火地刨着积雪，一边冲着乐师们大声咆哮。好一场走火入魔的大联欢！

经过这走火入魔的娱乐场地时，教徒们啐着唾沫，连连

① “去逮紫貂……靶子”句，指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或杀头。

② 乌克兰民族的一种类似琵琶的弹拨乐器。

画着十字。可是当我们这些罪人走进庭院，穿过人群，去见沃伦斯基的时候，才知道语言如此杂乱的原因所在。

“摩尔多瓦人！楚赫纳人！鞑靼人！堪察加人！……”一个魁伟的汉子，更确切地说，一个特别高大的人，从人群中依次叫着各个民族的两名代表。这大高个儿是大臣阁下的随从，他身躯高大，可以让他在露天演艺场上扮个谢肉节的草人^①。他被安顿在穿堂中，冻得他禁不住直跌脚，不时对着手指呵气，骂骂主子这些异想天开的把戏。巨人的嗓门犹如海员从船上的传话筒发话时那般沉厚。被他叫到族名的每对代表，依次诚惶诚恐地应声走上前来。他们一甩掉光板羊皮大衣，立刻从他们美丽的服饰上显示出他们的民族属性。这时，大高个儿不太恭敬地用自己的呢料衣袖为男女代表擦擦冻得发白的面颊或鼻子，又为他们每人掸掸身上的雪粉，然后将他们交给两名快差。快差将自己包银的狼牙棒往雕花石栏杆上一靠，便守在楼梯口第一级台阶上，等候自己的贡品。两位墨丘利^②般机灵的快差，托举着一男一女代表，顺楼梯疾奔而上，举步之快，令人仅能看到他们头上飘拂的美丽的翎毛，以及他们的丝袜的闪光，然后用脚一踢，为他们笨拙的客人指明去向。说到快差，我不免想起我保母的话来，她在讲述往日的盛世时，对于崇尚飞毛腿的风习为崇尚快马和溜蹄马^③的风习所取代一事，深表遗憾。她说：“那些快差真神，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喘不过气来，因为他们的肺早叫草药

① 谢肉节期间(一般在每年十二月中),有时由盛装的真人扮演象征节日的草人,作为一种娱乐活动。

② 墨丘利,罗马神话中行路人的保护神,他的形象被描写成身着长袍,肩披斗篷,头戴插翅盔,手执盘蛇杖,脚登插翼靴。墨丘利常用作快差的同义语。

③ 溜蹄马,能将同侧两腿同时提起、同时放下的快马。

水打掉了。可是他们的衣裳，我的孩子，他们的衣裳，上身下身，热气腾腾，着了火似的。他们头上用金线缝的护耳帽活像长了翅膀。他们手里攥着银镶头的魔杖，只消挥动一两下，几十百把俄里的路程就过去了！”咳，我净顾同老婆子扯闲篇了。我们还是回到沃伦斯基家楼上的前厅里来吧。在这里，提调^①像近视眼辨认细小的印刷字体一样，仔细审视每一对代表，为他们整理整理衣服，用两个指头轻轻摘掉他们身上的绒毛和雪花，总之，去掉一切在主人的华屋里显得多余的东西，最后宣布各民族被选中的代表。门开了，他的呼声回响在前厅里。我的上帝！还要检阅。有个完吗？马上就完。瞧，两个管事，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仔仔细细打量着一对代表，边讲解边打手势，教他们如何行事，然后领他们到最近的一个房间里去。排成方阵的仆人给他们腾出了地方。这些仆人头上扑了白粉，身上穿着有金银饰纽的长号衣，脚上穿着花格丝袜和带大扣襻的鞋子。现在出场的是一对贫穷的青年男女。他们是被一根乖张任性而又法力无边的权杖从俄罗斯的穷乡僻壤，从诸神和家人的身边，从茅屋或简陋的栖身之所撵到彼得堡、撵到这一百五十对装束不同、语言各异的各民族青年的圈子里来的。他们历尽艰辛，莫名其妙地被带到了这个新的世界，终于慌乱、痴呆地出现在达官贵人府上的大厅里，听候大人的裁决。

一对男女上楼，另一对男女下楼，而在这连绵不断的涨潮和落潮中，仿佛有一道罕见的波浪顽强地竖立着，顶住疾行的男女一瞬间扇起的风。在这群被乖张任性的奇想的鞭子驱策的牲畜中，很少有人发现自己是人。

① 即管事。——作者注。

今人若是置身在这位显宦府的大厅中，也会感到惊讶之至！深入墙面的窗户宛如一个个封闭的箱笼，全都饰有各种颜色的别出心裁的浅浮雕。沿墙排列的圆柱上爬满了果实累累的葡萄藤。巨大的彩绘瓷砖壁炉的上方挂着中国字画，炉台上摆着花瓶、既像侯爵和侯爵夫人又像牧人的瓷人、中国玩偶。天花板上绘着花纹图案，中央吊着巨大的枝形水晶灯，吊灯的每个棱面都有奇妙的光彩在闪烁。我们若能驻足欣赏这些就好了。可怜野人们却不知该在哪儿止步，才不会踩着映在光亮的拼花地板上的自己的身影。看到我们朴拙的先民走进大臣府的大厅里，把嵌在描金画框里的油画误当作圣像，在油画前虔诚地画着十字的憨态，令人不禁哑然失笑。

大厅中央，在豪华的扶手椅上，坐着一位身穿法国式茄色绸长衣，体态端庄，容貌出众的男子。他是这座官邸的主人阿尔杰米·彼得罗维奇·沃伦斯基。他以美男子闻名朝野。看外貌三十出头，实际上老得多。他的黑眼珠像两团烈火，落到谁的身上，谁都会不由自主地垂下自己的眼帘。连那些有夫之妇，那些活泼大胆的女子都被他盯得羞怯难当。做母亲的放自己标致的女儿去宫里参加觐见日活动的时候，总要严厉地告诫她们，当心沃伦斯基眼里的烈火的诱惑，说的不止一个姐妹被那烈火烧毁。

扶手椅高高的椅背后面露出一个乌发闪亮的脑袋，缠着穆斯林男子裹头的白头巾，仿佛是为了让一头罕见的黑发益发显露风采似的。如果在这副阿拉伯人型的面孔上没有流露出慈悲为怀的光彩，如果这双眼睛看到亲人受苦受难而不喷射愤怒或怜惜的光芒，那么，这个脑袋像这样纹丝不动地靠在椅背上，是很可能被当作布娃娃的脑袋的。

离沃伦斯基几步远的地方，在他右侧的写字台后面坐着

一个人，矮小得可以把他整个儿藏到熊皮手笼里。他的脸抽搐成一只拳头，像一只老猢猻的脸。脸上也流露出这类动物的狡黠的表情。他举止扭捏，言语随和，要不就是善于支吾躲闪，他的眼睛和耳朵经常处于戒备状态中。没有一个办事认真的拘留所来得及像他那样对问题迅速作出反应。这位歪歪倒倒的矮子，学识丰富，头脑聪慧，像个象形文字那么奇特的畸形儿，是内阁大臣的秘书，名叫朱达。此刻他正在登记接受检阅的代表们的姓名，记录从高高的扶手椅上传到他耳里的评语和他自己的观感。沃伦斯基没说完的话，他一一补充完全。

远处，几乎就在前室的门旁，站着一个年轻人。从衣着上看，他既非士兵，亦非军官，虽说他穿着制服。他外貌猥琐，从脚到头打满了卑下的奴隶的烙印，送给您全世界的财富，您也不会同意要他。那外貌所包含的品质样样俱全。有愚昧，有淫欲，也有卑贱。单是那只灰暗的鼻子就足以说明鼻子的主人所完成的业绩，表明他现在所走的路。他叫费拉蓬特·波达奇金，是沃伦斯基家由农奴释放出来获得了自由的人，现在干的是类似警务所长的营生。他受命将从俄国各地集中到特维尔城的一百对各族男女代表带到了彼得堡，而且是冒着严寒，一个没死一个没伤地带到的。托了多大的人情，他才谋到这份要职呢？他的母亲是大臣府上“夫人的贴身侍女”。她连睡着了都在梦想她儿子当上军官，也就是成为拥有自家的奴仆的人上人。这种阶级这种教养水平的妇人的最大野心莫过于此！沃伦斯基是个聪明高洁的人，但是他有个弱点：念及波达奇金娜的丈夫、自己的管教人^① 昔日的功

① 地主贵族人家挑选一个男性农奴做自己儿子幼年时代的仆役兼教养者，称为管教人。

劳，不忍心拒绝她的请求，便以费拉蓬特能准确、诚实和勤恳地完成任务为条件，许给他一个级别最低的军官的官位。然而谁能逆料，既然用十四品官的钥匙为自己打开了荣誉庙堂的大门^①，他会飞黄腾达到何等高度！应当指出，那时候八品以下是不需要履历证件的^②。唉！这劳什子证件！据阿克仙季耶维奇老爷子说，费拉蓬特现在已经接近自己的目标了。还有一步，只要主子开恩，俄国就会添一位大人了。他的命运取决于今天检阅的结果：要么得到贵族的头衔^③，要么受到杖击的处罚。此刻他异乎寻常地低垂着脑袋，透出他内心的惶恐，准备承受因为某种过错而遭致的痛苦。

试将候补长官的白面孔和奴隶的黑面孔作一比较：它们似乎因其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这个大野心家的妈妈在哪儿呢？您看见右边食品柜旁那个窘态毕露、系着深褐色头巾、穿着同样颜色短衫和内衣的干瘪女人没有？她的躯体，木杆似的纹丝不动地杵着，只是她的脑袋，准是因为早年脂粉敷得太多而落下了摇晃的毛病。她的皱皱巴巴的手，在手臂的四分之一处，像死人那样十字交叉地摆在胸前。她的眼皮不停地忙活着眨巴着，如果它们停止了活动，那是为了要看看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宝贝、自己的荣耀^④。请特别注意：她就是宝贝儿子的宝贝母亲。

我们上面说过，波达奇金娜（她的名字和父称是阿库林娜·萨维什娜）是“夫人的贴身侍女”。这个称号在古时候可是个很了不起的头衔，能入选的通常是那些有功劳的贴身男仆、

① 彼得大帝在一七二二年颁布《官秩表》，为出身微贱而有才能的人进身贵族阶级提供了可能。该表将官位分成十四个品级，十四品是最低的一级。

② 指当时规定：官至八品即可成为贵族，被尊称为大人。

③ 指波达奇金已爬到了九品官，差一级就是八品官，进身为贵族了。

④ 作品、宝贝、荣耀，均指她的儿子。

管事、管教人之类体面仆役的妻子。她侍候太太梳妆打扮，管理太太的服饰，向太太传递家庭新闻，经常禀报男人们的暧昧事件，在主仆之间发挥调谐作用。请注意，她是侍女，不过是夫人的！……只有当时我们那些具有封建主傲气的高官显贵们才想得这个称号。后来，小贵族们也在自己家里安置了担当这种职能的角色。直到如今，在偏远的草原地带有时还能听到“夫人的贴身侍女”这个名词，但是它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气派。

大厅里没有一个侍从小丑，没有一个插诨打科的丑角！由此可见，沃伦斯基敢于藐视当时的风尚，走在时代的前头。

“你觉得怎样，朱达？”内阁大臣怀着非常满意的心情转身问他的秘书，“我们让皇上过一个非常快活非常好玩的节日吧！”

“彼得堡全在议论这次活动呢，”秘书从椅子上微微欠起身子答道。“我想，这次活动会成为一个长期流传的话题，在历史上让人大书一笔。”

内阁大臣扬扬头，示意秘书坐下，接着冷笑道：

“莫非我们的特列佳科夫斯基^①先生肯赏脸将这次活动写进他的格律诗里……”

“他的格律诗可没有少挨骂。”

“那是因为谁都看不懂的缘故。”

“可是大家都知道，大人您有一段时期曾经是我们这位福玻斯^②最热心的崇拜者，经常从他的秘密宝库中汲取养料。”

① 特列佳科夫斯基，瓦西里·基里洛维奇(1703—1769)，俄国诗人，翻译家。

② 福玻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艺术守护神。

“你是想说从可爱的摩尔多瓦公主学俄语的时候发生的事儿吧。不错，昔日淘气的小学生特列佳科夫斯基，如今的瓦西里·基里洛维奇，在我眼里是个非常宝贵的伟大人物。我该送给他许多金钱：马廖丽莎说的第一句俄国话，不就是他教会的吗？……你知道那是多么动听的话啊！……他的谈吐既有狄摩西尼^①和西塞罗^②们的口才，又有阿波罗^③看中的同行们的全部诗情。瓦西里·基里洛维奇因此准能当上雄辩术教授。这我答应过他，我一定信守我的诺言。”

沃伦斯基这番话说得热情洋溢。不过说到“摩尔多瓦公主”、“马廖丽莎”这些字眼时，他却竭力把声音压低到他觉得他的秘书刚能听到的程度。秘书发现，“夫人的贴身侍女”大概对某些话的言外之意已心领神会，她的脸上忽然闪现出一种狡黠的神情，他便把话题岔开。他说道：

“听说，特列佳科夫斯基先生真的准备用几卷的篇幅，把您奉旨经办的这次喜庆活动详细记录下来呢。”

“亲爱的，那你我便要成为江湖艺人的后辈了。多么令人垂涎的荣耀！……我们的子孙从他词藻华丽的文章中读到内阁大臣像处理国家大事一样郑重其事、诚惶诚恐地操办这个逗乐的喜庆活动，准会哈哈大笑，或许还会耸耸肩膀呢。”

“用这次活动给如此器重您的、玉体欠安的北国君主解解闷儿开开心，难道您不是在做一件有益的事吗……”

“只对库兰人^④有益。……你瞧着吧，他还会打着无限

① 狄摩西尼(公元前382—前322)，雅典著名演说家、政治家。

② 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古罗马杰出演说家、作家和政治家。

③ 阿波罗，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艺术守护神。

④ 指女皇的宠臣比隆。库兰公国是十六世纪在今拉脱维亚领土上出现的公国。

忠于皇上的幌子，策划一些规模巨大的游乐活动。其实只是为了让我不得安生，他好要弄花招，从中渔利……”

“夫人的贴身侍女”又做了个不太显眼的鬼脸；她的儿子伸长脖颈，竭力想从沃伦斯基的话里听出一点弦外之音，但因为他天生鲁钝，听来听去，不得要领，活像一只愚蠢的小狗想捕捉快速飞过的苍蝇一样，直咬得牙巴咯崩咯崩响。朱达急忙向自己的上司凑过去，悄悄对他说：

“快检阅吧！您忘了马基雅弗利^①的教诲……”

最后这句话大概是内阁大臣和秘书约定的暗语。前者不吱声了，后者发表着对经过他们面前的一对对代表的意见。代表们的服饰、容貌和语言各不相同，差异之大，足以使任何挑剔的目光为之折服。

瞧，体态端庄、形容姣好的托尔若克城的姑娘上来了，她戴着珍珠镶嵌的花冠，好像将她美丽的头部截断了一般。飘逸地覆盖着一张极薄的细纱巾，纱巾的两角在颈子上系个结，掖进了前胸。用大珍珠串成的珠串儿，像三枝葡萄穗儿挂在前额上，而由珍珠勾勒出的栗褐色头发上流溢着白里透红的乳白光彩。那梳得十分精致的辫子——俄罗斯少女的美的标志^②，连同金丝线织成的闪光的蝴蝶结和饰带几乎碰到了地

①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曾任佛罗伦萨共和国要职，主张结束意大利的政治分裂，建立统一而强大的君主国。为达此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朱达在这里说的教诲即指此观点。

② 托尔若克城有一段俚语：

你长吧，长吧，辫子，
长到丝腰带那样的长，
你长吧，辫子，
长长了为城市增光添彩。

——作者注。

面。姑娘把锦缎面的皮袄灵巧地搭到肩上，皮袄左边的袖子，照当地时兴的样子，随便地垂着。袖子底下露出一个小圆镜，这是显示新托尔若克式的美人所不可缺少的物件。她那身鲜艳的敞怀无领长袍像火炭一般燃烧着。她脚登金线缝制的羊皮高跟花靴，轻盈地走了上来。同她一块儿上来的是她的相好^①。——您笑什么？不错，确是相好呀。那地方的姑娘若没有相好，是很苦恼的。那就表示她长得很丑，母亲会逼死她，女友们会笑死她。被选中的相好，无论是晚间散步，还是深夜出游，都寸步不离开她。多帅的小伙子啊！侠义气概洋溢在他的眼里，在新托尔若克一带的单人打中，他是名闻遐迩的一流拳击好手。继他俩之后上来的是一个壮实的摩尔多瓦姑娘，穿一件肩头、袖子和底襟上满是红线织成的点点花朵的衬衣，仿佛她身上涂满了血迹似的。她的胸前沉重地坠着几串大小不等的银币。她的两耳各塞一个绒毛球，下面吊着钱币，马笼头上的金属片似的，叮当作响。还有那胡乱地抹上许多胭脂花粉的芳容，配上描得弯弯的眉毛，以及镶着珠宝和绿宝石的盾形头饰。她穿一件有金钱花纹的锦缎萨拉芳^②，活像一只能盛四十俄升的大水桶；衬衣的两只蓬松的细麻纱袖子，宛如给她装了两只翅膀。天蓝色毛线袜，勾勒出她丰腴的双腿，没后帮的高跟鞋使她无法保持沉稳的步态。我把她当做我们科隆纳城做水果软糕的女同乡了。接踵而至的是一位容貌俏丽、身材匀称的哥萨克姑娘，她举止自如，似乎要用铜鞋跟敲击出民族舞步来。现在上场的是一位卡尔梅克族的男子，他睁着两只小小的鼯鼠眼，四下张望，要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是经常陪伴贵夫人散步的男子，流行于十六至十八世纪。

② 萨拉芳，一种无袖敞领，用两根带子挎在肩头的长袍。

看看俄罗斯神奇的景致。同他形影相随、厮守终生的是一个插满箭矢的箭袋，以及几个他可以亲手毁掉或赏给别人的小神像。现在上来的是……。你可数不清登场的所有引人注目的人物啊。

我们说过，一对对男女代表依次上场，又依次退场。这次庆典活动的筹办人用女时装设计师的眼光仔细审视着(请您注意看)美貌女子的服饰，不管她是哪个民族的女子。甚至还请其中一些人留在大厅里，暖和暖和身子。这位我们的前辈尊之为神明的名门老爷，同时也是美貌的老爷，他的热情关注，点燃了俄罗斯少女们眼中默默含情的火焰，诚如当时的老妇们说的那样，诱使她们中邪入魔，爱上了他。又有几对男女闪过去了。忽然之间，这官邸的主人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的头低垂在胸前，他那又黑又长的头发散落在她漂亮的泛起了红晕的脸上，好像在他脸前挂了一张密网。他的两眼开始凝聚种种思绪，最后被一片愁云轻轻盖住。他久久地沉浸在这种情状中。家人们司空见惯，对此已不觉奇怪。不久前他开始经常犯这种突然发作的毛病，甚至在友好们的宴席上或宫廷的觐见会上也不时发作一通。真的是突发性的疾病，还是高官显贵的古怪行径，抑或是为了迅速顺应某种预感而采取的手段，那我们就说不清楚了。大厅里鸦雀无声，人们连动弹都不敢动弹一下，似乎在一刹那间全化成了石头，一个个就像被压在滚滚而来的火山熔岩底下的庞贝城的居民。这时，沃伦斯基想到哪里去了，他在想象中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是否想到了在老家和童年的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戏；想到了有一次晚宴上，在向朋友们推心置腹，保证永不变心时，把喝干了酒的杯子摔碎在地上的情景；想到了从爱妻手中接过一个朝他笑着的活泼孩子，或者像贼似的，在深